

孟子  
子  
外書  
四  
篇  
解



Z 121  
1  
10497

60354

孟

子

解

蘇  
轍  
撰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孟子解

此據指海本排印  
初編各叢書僅有  
此本

## 四庫全書提要

孟子解一卷。宋蘇轍撰。舊本首題穎濱遺老字。乃其晚歲退居之號。以陳振孫書錄解題考之。實少年作也。凡二十四章。一章謂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。非以爲利。二章謂文王之囿七十里。乃山林藪澤與民共之。三章謂小大貴賤。其命無不出于天。故曰畏天樂天。四章引責難陳善爲恭敬。解畜君爲好君。五章謂浩然之氣。卽子思之所謂誠。六章論養氣在學。而待其自至。七章論知言。由知其所以病。八章以克己復禮。解射者正己。九章論貢之未善。由先王草創之初。尙立法未密。十章論陳仲子之廉。病在使天下之人無可同立之人。十六章論孔子以微罪行。爲上。以免君下。以免我。十八章論事天立命。十九章論順受其正。二十二章論進銳退速。二十四章論擴充仁義。立義皆醇正不支。二十章以周官八議。駁竊負而逃。二十三章以司馬懿楊堅得天下。言但當論仁不仁。不必論得失。亦有所見。惟十一章謂學聖不如學道。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以孔子之論性。難孟子之論性。十五章以智屬夷惠。力屬孔子。十七章以貞而不諒。難君子不亮。二十一章以形色天性爲強飾于外。皆未免駁雜。蓋瑕瑜互見之書也。然較其晚年著述。純入佛老者。則謹嚴多矣。

# 孟子解

宋 蘇 轍 撰

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。孟子對曰：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先王之所以爲其國，未有非利也。孟子則有爲言之耳。曰：是不然。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，非爲利也。惟不爲利，故利存。小人以爲不求則弗獲也。故求利而民爭，民爭則反以失之。孫卿子曰：君子兩得之者也，小人兩失之者也。此之謂也。

齊宣王問曰：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有諸？孟子對曰：於傳有之。周雖大國，未有以七十里爲囿而不害於民者也。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，而以囿名焉，是以芻蕘雉兔者無不獲往，不然，七十里之囿，文王之所不爲也。

孟子曰：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樂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其國。小大之相形，貴賤之相臨，其命無不出於天者。畏天者，知其不可遠，不得已而從之。樂天者，非有所畏，非不得已，中心誠樂而爲之也。堯禪舜，舜禪禹，湯事葛，文王事昆夷，天也。

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，其詩曰：畜君何尤？孟子曰：畜君者，好君也。君有逸德而能止之，是謂畜君。以臣畜君，君之所尤也。然其心則無罪，非好其君不能也。故曰：責難於君，謂之恭；陳善閉邪，謂之敬。吾君不能謂之賊。

孟子學於子思。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。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。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。而孟子言不動心於浩然之氣。誠之異名也。誠之爲言。心之所謂誠然也。心以爲誠然。則其行之也安。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。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。子思舉其端而言之。故曰誠。孟子從之。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。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。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。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。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。三者相須而不可廢。

孟子曰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其爲氣也。至大至剛。以直養而無害。則塞於天地之間。是何氣也。天下之人莫不有氣。氣者心之發而已。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鬪焉。以忘其身。是亦氣也。方其鬪也。不知其身之爲小也。不知天地之大。禍福之可畏也。然而氣之不養者也。不養之氣橫行於中。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。於是有進而爲勇。有退而爲怯。其進而爲勇也。非吾欲勇也。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。其退而爲怯也。非吾欲怯也。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。孔子曰。人之少也。血氣未定。戒之在色。及其壯也。血氣方剛。戒之在鬪。及其老也。血氣既衰。戒之在得。一人之身。而氣三變之。故孟子曰。志壹則動氣。氣壹則動志。夫志意既修。志盛奪氣。則氣無能爲。而惟志之從。志意不修。氣盛奪志。則志無能爲。而惟氣之聽。故氣易致也。而難在於養心。孟子曰。我四十不動心。而告子先我不動心。告子曰。不得於言。勿求於心。不得於心。勿求於氣。不得於心。勿求於氣。可不得於言。勿求於心。不可。何謂也。告子以爲有人於此。不得之於其言。勿復求其有此心。不得之於其心。勿復求其有此氣。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。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。故曰。不

得於心。勿求於氣。可不得於言。勿求於心。不可。由是言之。氣者心之使也。心所欲爲。則其氣勃然而應之。心所不欲而彊爲之。則其氣索然而不應。人必先有是心也。而後有是氣。故君子養其義心。以致其氣。使氣於心相狎而不相難。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。故曰。志至焉。氣次焉。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。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。言未發而衆先喻。功未見而志先信。力不及而世與之者。以有是氣而已。故曰。志氣之帥也。氣體之充也。養志以致氣。盛氣以充體。體充而物莫敢逆。然後其氣塞於天地。雖然。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。博學而識之。彊力而行之。卒然而遇之。有自失焉。故心必有所守。而後能不動。心之所守不可多也。多學而兼守之事。至有不應也。是以落其枝葉。損之又損。以至於不可損也。而後能應。故孔子謂子貢曰。賜也。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。曰。然。非歟。曰。非也。子一以貫之。北宮黝之養勇也。曰。吾無辱於爾也。孟施舍之養勇也。曰。吾無懼於爾也。無辱勇矣。而未見所以必勇也。無懼而後能必勇。故曰。北宮黝之守氣。不如孟施舍之守約。北宮黝似子夏。孟施舍似曾子。曾子之所以自守者。曰。自反而不縮。雖褐寬博。吾不喘焉。自反而縮。雖千萬人。吾往矣。夫縮。入也。入。受也。自反而心受之。以爲可爲者。無憾於吾心也。則吾心豁然爲之。而吾氣勃然應之矣。孟子曰。其爲氣也。配義與道。無是餒也。行有不慊於心。則餒矣。夫餒。不充之謂也。有行於此而義不受。則心不慊。心不慊。則氣不能充。體氣不能充。體之謂餒矣。故心不能不動也。而有待於義。君子所由達於義者何也。勉強而行之。則勞苦而失其真。放而不之求。則終身而不獲。孟子曰。必有事焉而勿正。心勿忘。勿助長也。夫君子之於道。朝夕從事於其間。待其自直而勿彊。

正也。中心勿忘。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。而後獲其真。彊之而求其正。助之而望其長。是非誠直而誠長也。迫於外也。子夏曰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。君子學以致其道。待其自至而不彊。是學道之要也。

孟子曰。我知言。諛辭知其所蔽。淫辭知其所陷。邪辭知其所離。遁辭知其所窮。何謂也。曰。是諸子之病也。孟子之於諸子。非辯過之。知其病而已。病於寒者得火而喜。以爲萬物莫火若也。病於熱者得水而喜。以爲萬物莫水若也。一惑於水火。以爲不可失矣。誠得其病。未有不覺而自泣也。彼其爲是險詖之辭者。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。爲是淫放之辭者。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。爲是邪辟之辭者。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。苟能知之。發其蔽。平其陷。解其離。未有不服者也。不服則遁。遁必有所窮。要之於所窮而執之。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。

孟子曰。仁者如射。射者正己而後發。發而不中。反求諸己。夫射之中否在的。而所以中否在我。善射者治其在我。正立而審操之的。雖在左右上下。無不中者矣。顏淵問仁。孔子曰。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焉。請問其目。曰。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夫居於人上而一爲非禮。則害之及于物者衆矣。誠必由禮。雖不爲仁而仁不可勝用也。此仁者如射之謂也。

龍子曰。貢者較數歲之中。以爲常。樂歲粒米狼戾。多取之而不爲虐。則寡取之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。則必取益焉。故曰。治地莫善於助。莫不善於貢。貢者夏后氏之法也。而其不善如此何也。曰。何特貢也。作法者必始於粗。終於精。篆之不若隸也。簡策之不若紙也。車之不若騎也。席之不若牀也。俎豆之不若盤盂也。



諸侯之不若郡縣也。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。古之不爲此非不智也。勢未及也。寢於泥塗者。眞之於陸而安矣。自陸而後有糞。自糞而後有堯。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。足矣。方其未有貢也。以貢爲善矣。及其既而後。知貢之未善也。法非聖人之所爲。世之所安也。聖人善因世而已。今世之所安。聖人何易焉。此夏之所以貢也。

陳仲子處於於陵。齊人以之爲廉。孟子曰。仲子所居之室。伯夷之所築歟。抑亦盜跖之所築歟。所食之粟。伯夷之所樹歟。抑亦盜跖之所樹歟。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。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。曰。否。居於於陵而食其食。非孟子所謂不可。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。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。而不食也。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。而不居也。天下無伯夷。仲子之義爲不居且不食也。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。然則非其居於於陵。食於辟繯之果汗也。而不食于母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。故曰。以母則不食。以妻則食之。以兄之室則不居。以於陵則居之。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。君子之行爲可充也。爲可繼也。然後行有類。若仲子將何以繼之。故曰。禦人于國門之外。而餽以道則不受。以不義取之於民。而餽以道則受。于孔子以不義取之于民者。猶禦也。其受於孔子何也。曰。以其非禦也。非禦而謂之禦。充類至義之盡也。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。則仲子之兄猶盜也。仲子之兄猶盜也。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。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合。則誰與立乎天下。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。有所不問。而後可以立于世。若仲子者。蚘而後充其操也。孔子曰。鳥獸不可與同羣。吾非斯人之徒。與而誰與。蓋謂是也。

學者皆學聖人。學聖人不如學道。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。其所非而吾非之。是以貌從聖人也。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。有不察焉。故不如學道之必信。孟子曰。君子深造之以道。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。則居之安。居之安。則資之深。資之深。則取之左右逢其原。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

孟子曰。天下之言性者。則故而已矣。所謂天下之言性者。不知性者也。不知性而言性。是以言其故而已。故。非性也。無所待之謂性。有所因之謂故。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。此豈所謂性哉。性之所有事也。性之所有事之謂故。方其無事也。無可而無不可及。其有事。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。知就利而避害。則性滅而故盛矣。故曰。故者以利爲本。夫人之方無事也。物未有以入之。有性而無物。故可以謂之人之性。及其有事。則物入之矣。或利而誘之。或害而止之。而人失其性矣。譬如水。方其無事。則物未有以參之。有水而無物。故可以謂之水之性。及其有事。則物之所參也。或傾而上之。或激而下之。而水失其性矣。故曰。所惡於智者。爲其鑿也。如智者若禹之行水。則無惡於智矣。禹之行水也。行其所無事也。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。則智亦大矣。水行于無事則平。性行於無事則靜。方其靜也。非天下之至明。無以窺之。及其既動而見於外。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。天之高也。星辰之遠也。吾將何以推之。惟其有事於運行。是以千歲之日至。可坐而致也。此性故深淺之辨也。

孟子嘗知性矣。曰。天下之言性者。則故而已矣。故者以利爲本。知故之非性。則孟子嘗知性矣。然猶以故爲性何也。孟子以道性善。曰。無惻隱之心。非人也。無羞惡之心。非人也。無辭讓之心。非人也。無是非之心。

非人也。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。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信有是四端矣。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？蓋亦有忍人之心矣。有羞惡之心而已乎？蓋亦有無恥之心矣。有辭讓之心而已乎？蓋亦有爭奪之心矣。有是非之心而已乎？蓋亦有蔽惑之心矣。忍人之心，不仁之端也。無恥之心，不義之端也。爭奪之心，不禮之端也。蔽惑之心，不智之端也。是八者未知其孰爲主也，均出于性而已。非性也。性之所有事也。今孟子則別之曰：此四者性也，彼四者非性也。以告于人而欲其信之難矣。夫性之于人也，可得而知之，不可得而言也。遇物而後行，應物而後動，方其無物也，性也。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，惟其與物相遇，而物不能奪，則行其所安而發其所不安，則謂之善。與物相遇而物奪之，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，則謂之惡。皆非性也。性之所有事也。譬如水火，能下者水也，能上者亦水也。能熟物者火也，能焚物者亦火也。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，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，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，能上能焚者爲非水火也可乎？夫是四者非水火也，水火之所有事也，奈何或以爲是，或以爲非哉？孔子曰：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近，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爲善，桀以爲惡，是謂相遠。習者性之所有事也，自是而後相遠，則善惡果非性也。

孔子曰：上智與下愚不移。故有性善有性不善，以堯爲父而有丹朱，以瞽瞍爲父而有舜，以紂爲君而有微子啓，王子比干，安在其爲性相近也？曰：此非性也，故也。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，然而或以爲清冷之淵，或以爲泥塗，今將指泥塗而告人曰：雖是亦有可飲之質，信矣。今將指泥塗而告人曰：吾將飲之可

乎。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。非性也。故也。

孟子曰。伯夷。聖之清者也。伊尹。聖之任者也。柳下惠。聖之和者也。孔子。聖之時者也。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。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金聲也者。始條理也。玉振之也者。終條理也。始條理者。智之事也。終條理者。聖之事也。智譬則巧也。聖譬則力也。以巧喻智。以力喻聖。何也。巧之所能。或有不能。力之所常。至無不至也。伯夷。伊尹。柳下惠之行。人之一方也。而以終身焉。故有不可得而充。至於孔子。可以速而速。可以久而久。可以仕而仕。可以處而處。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。故曰。由射於百步之外。其至爾力也。是可常也。其中非爾力也。是巧也。是不可常也。巧亦能爲一中矣。然而時亦不中。是不如力之必至也。

語曰。齊人饋女樂。季桓子受之。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孟子曰。孔子從而祭。臠肉不至。不稅冕而行。二者非相反也。孔子之去魯。爲女樂之故也。去于臠肉之不至。爲君也。於其君之有大惡也。孔子有不忍行焉。於其君之無罪也。孔子有不安行焉。曰。上以求免吾君。下以免我。是以去於臠肉之不至。曰。是可以辭於天下也。故曰。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。不欲爲苟去。君子之所爲。衆人固不識也。

孟子曰。君子不亮。惡乎執。必信之謂亮。孔子曰。君子貞而不亮。要止於正而不必信。而後無所執。否則執一而廢百矣。

孟子曰。存其心。養其性。所以事天也。天壽不貳。修身以俟之。所以立命也。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。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。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。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。是天之所以授我者有所不事也。

壽則爲之。天則廢之。天壽非人所爲也。而實力焉。是命有所未立也。修身於此。知天壽之無可爲也。而命立於彼也。

孟子曰。莫非命也。順受其正。何謂也。天之所以授我者。盡于是矣。君子修其在我。以全其在天。人與天不相害焉。而得之。是故謂之正。忠信孝弟。所以爲順也。人道盡矣。而有不幸。以至於大故。而後得爲命。巖墻之下。是必壓之道也。桎梏之中。是必困之道也。必壓必困。而復蹈之。以受其禍。是豈命哉。吾所處者。然也。人之爲不善也。皆有愧恥不安之心。小人惟奮而行之。君子惟從而已之。孟子曰。無爲其所不爲。無欲其所不欲。如斯而已矣。孟子曰。舜爲天子。臯陶爲士。瞽瞍殺人。臯陶則執之。舜則竊負而逃于海濱。吾以爲此野人之言。非君子之論也。舜之事親。烝烝乂。不格姦。何至殺人而負之以逃哉。且天子之親。有罪議之。執謂天子之父。殺人而不免於死乎。

孟子曰。形色。天性也。惟聖人。然後踐形。形色者。所彊於外也。中雖無有。而猶知彊之。孟子以是爲天性也。有人於此。其進之銳也。則天下以爲不速退矣。是不然。勉彊而力行。則其進也。必銳。不勝而怠厭之。則其退也。必速。曷不取而覆觀之。於其不可已而已者。無所不已。於其所厚者薄。無不薄也。故曰。仲子不義與之齊國。而不受人皆信之。是舍箴食豆羹之義也。人莫大焉。亡親戚君臣上下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。惡可哉。亡親戚君臣上下。而可。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。能居於於陵。食於辟疆。而不顧。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。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。

孟子曰。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。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。孟子之爲是言也。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。不仁而得天下也。何損於仁。仁而不得天下也。何益於不仁。得國之與得天下也。何以爲異。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。上不愧乎天。下不愧乎人。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。

孟子曰。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。而仁不可勝用也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。而義不可勝用也。無穿窬之心。人皆有之。然苟能充之。則未可以言而言。可以言而不言。猶未免乎穿窬也。此所謂造端夫婦。而其至也。察乎天地也歟。